



论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

On Han Yu's rej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Buddhism

蔡依雯

CHAI YEE WEN

20ALB02739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HONOURS)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目次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2
第三节 预计成果.....	4
第二章 韩愈与佛教的事迹.....	5
第一节 韩愈的生平事迹.....	5
第二节 佛教的发展事迹.....	7
第三章 韩愈对佛教的排斥.....	9
第一节 韩愈的排佛观.....	10
第二节 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	14
第四章 韩愈对佛教的接受.....	21
第一节 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	21
第二节 韩愈与佛教寺庙.....	27
第五章 结语	32
引用书目	34
附录一	39
附录二.....	40
附录三	41
附录四	42

宣誓

谨此宣誓：

此毕业论文皆由本人独立完成，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chai yee wen

姓名：蔡依雯 CHAI YEE WEN

学号：20ALB02739

日期：2023年4月18日

论文题目：论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

学生姓名：蔡依雯

指导老师：余曆雄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由于学术界对韩愈的研究多着重在韩愈的文学、古文运动、儒家思想等等，较少研究韩愈的佛教观，而研究韩愈佛教观的学者又多注重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较少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接受。为了全面了解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本文将分别探讨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在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态度方面，本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即韩愈的排佛观以及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在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态度方面，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探讨，即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以及韩愈与佛教寺庙。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将从韩愈的作品中分析韩愈的佛教观。由于韩愈的作品集有众多版本，本文将以整理得较完善的版本，如《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愈全集校注》等等作为主要参考。第二，交叉研究法。如果只从韩愈的作品看韩愈的佛教观，而忽略了唐代的佛教背景、社会背景等等，那么所得的研究成果必然不够全面。因此，本文除了从韩愈的作品中研究韩愈的佛教观，也会探讨唐代的佛教背景、社会背景等方面，旨在对韩愈的佛教观有更深入的认识。在这方面，本文将参考斯坦利·威斯坦因的《唐代佛教》、范文澜的《唐代佛教》等等，以说明唐代的佛教背景，本文也将参考《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以说明唐代社

会背景。第三，本文将采用经验总结法。例如，本文将参考卞孝萱、张清华、阎琦的《韩愈评传》、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等等所提及的韩愈佛教观的相关资料。在分析前人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看法的同时，也从中整理出韩愈对佛教排斥和接受的态度。

通过本文的探讨，本文发现韩愈对佛教并不只有排斥的态度，同时也有接受的态度。在不同的情况下，他对佛教的态度是不同的。当佛教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时，他采取排斥佛教的态度。相反，当佛教不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时，韩愈则接受佛教。因此，可以看出，韩愈对佛教持有理性的思考，不是一般人们所想象的那种极端排佛分子。

【关键词】 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韩愈的排佛观、元和十四年排佛事件、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韩愈与佛教寺庙

致谢

在完成这篇毕业论文之际，有不少人给过本人帮助和支持。在此，本人献上最真挚的感激之情，感谢所有帮助过本人的人。

首先，特别感谢指导老师余曆雄师。本人曾上过余老师的四门课，对于余老师的教学方式十分欣赏。余老师不仅会跟我们分享许多教材书，还会鼓励我们在作业上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可以在课业咨询时间去见他。对于我们在课业咨询时间给余老师过目的作业，余老师总能在短时间里发现作业的问题，并且给予许多建议。若有多余时间，余老师还能和我们聊上一个小时左右。此外，余老师也会邀请我们参加学校讲座，让我们获得更多知识。正是余老师这份愿意帮助人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本人，让本人决定选余老师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此也非常感谢余老师在其他学生中选中了本人为指导学生。本人的毕业论文原想以韩愈和柳宗元之间的异同为主题，但余老师认为此研究范围太大，建议本人缩小范围，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探讨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与接受态度。对此，本人也非常感谢余老师的建议，让本人减少了课题范围太大的负担。犹记一次，本人正为找不到一本参考书而烦恼，没想到余老师竟帮本人找到了那本书，还分享给本人。对此，本人感到十分惊喜，同时也为自己是余老师的学生为荣。

其次，本人想感谢学术顾问许文荣老师。本人曾上过许老师的三门课，对于许老师以谈笑风生的教学方式十分欣赏，也十分感谢许老师从本人入学以来对本人的支持和鼓励，而且总会在本人遇上瓶颈时倾听本人的烦恼，并且做出建议，让本人茅塞顿开，顺利走出逆境。

此外，本人也想感谢本人的家人和同学。感谢父母无条件支持本人升学，也经常邮寄饼干和麦片给本人，让本人在无数个深宵能填饱肚子。也感谢妹妹时常与本人视频通话，带给本人许多快乐。通过家人们的关爱，让本人无论遇上什么挫折都无所

畏惧，能够坚持到底。身边同学对本人的支持，也让本人感到无限的温暖和力量。他们总会邀请本人一起参加有趣的活动，让本人暂时忘却课业的烦恼，享受一时的快乐。

最后，本人想感谢本人在实习期间的实习工作同伴。感谢他们愿意在本人实习之后，给予本人兼职的机会，让本人以线上工作的方式半工读，减少本人经济的负担。当本人因为学业而无法兼顾工作时，他们也会体谅本人。

第一章 前言

韩愈，字退之，自称“郡望昌黎”，故后人多称他为“韩昌黎”。他是唐宋八大家的一员，代表作有《师说》、《论佛骨表》、《进学解》等等。当中的《论佛骨表》可谓韩愈排佛的代表作品。单看这篇作品，便可感受到韩愈对于佛教的极力排斥，有不少人也因此对韩愈有了“崇儒排佛”的印象。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对佛教并非只有排斥的态度。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分析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以对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由于韩愈对古文运动有着重大的贡献，又因他的作品（诗歌、文章、墓志铭等等）皆有特色，因此学术界都对此做了许多研究。然而，想要研究韩愈并不是非得把范围局限在文学观。因为有关韩愈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确实是存在的。学术界对韩愈的政治观、教育观、对三家思想等等皆有深入的研究。对于韩愈的三家思想，虽然学术界对韩愈的道教观和佛教观有不少的研究，不过由于韩愈极力推崇儒家，所以更多的学者都着重研究韩愈的儒家观。

有关韩愈的佛教观，前人早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崔文静的《韩愈的反佛主张及其影响》、崔胜强的《韩愈与佛教关系研究——韩愈反佛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梁倩筠的《论韩愈的佛教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已对韩愈作品中的佛教思想、韩愈与

佛教之间的关系、韩愈反对佛教的影响等等做出分析。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是未能准确的反映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的态度。

另外，在学术界里，有不少学者分为几个阶段（早年、中年、晚年；在某个地方当官、在另一个地方当官等等）研究韩愈的佛教观，有些只集中在某个阶段研究韩愈的佛教观。例如，陈友财的《贞元年间韩愈与佛教关系探微》、阎琦的《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陈家红的《韩愈贬潮后思想转变之辨》等等，皆是以一个阶段研究韩愈的佛教观。然而，韩愈对佛教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并不是在某一个阶段排斥佛教，某一个阶段接受佛教，而是在某一个阶段同时接受和排斥佛教。因此，本文将把韩愈对佛教的排斥为一个章节，将韩愈对佛教的接受为一个章节，以对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和接受态度有更清楚的认识。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韩愈在学术界的的研究备受关注，形成了大量有关他的文学、思想以及文化地位等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有关韩愈的生平事迹，最早可见于韩愈死后，韩愈身边的人为了纪念韩愈而写的祭文和碑文，例如，张籍的《祭退之》、李翱的《行状》、皇甫湜的《神道碑》等等。在稍后的后晋，刘昫等人撰写了《旧唐书》亦简述了韩愈的生平事迹。宋代的欧阳修等人在《旧唐书》的基础上补充了有关韩愈生平事迹的内容。而后世学者对韩愈的生平事迹更有进行不同的研究分析，例如，吕大防所撰写的《韩愈年谱》、陈克明所撰写的《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等等。

除了韩愈的生平事迹之外，当然还有更多关于韩愈的研究成果，例如，以韩愈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钱基博的《韩愈志》、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卞孝萱、张清华、

阎琦的《韩愈评传》等等；以韩愈和柳宗元并列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有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蒋凡的《文章并峙壮乾坤—韩愈柳宗元研究》、卢宁的《韩柳文学综论》等等。

再者，由于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其中一员。因此，有许多学者以唐宋八大家为主题研究韩愈，例如，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赵维平的《唐宋八大人品·文品·诗品》、周楚汉的《唐宋八大家文化文章学》等等。也有些学者只将韩愈作为其中一个章节来研究，例如，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陈弱水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韩愈颇有研究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国家的学者除了从传统的中国文学领域研究韩愈，也从其他方面对韩愈进行了研究。例如，在台湾方面，柯万成的《屏东内埔昌黎祠之创建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台湾人对韩愈的接受。黄旭贤和李胜雄的《六堆客家韩愈文化祭之身体文化》研究六堆客家人对韩愈的接受。在韩国方面，陈蒲清、权锡焕的《韩愈〈毛颖传〉与韩国的「假传」》研究韩愈的《毛颖传》，而崔善娥的《〈吴熹常琴谱〉之〈进乐解〉研究》研究韩愈的《进学解》。在马来西亚方面，郭莲花的《韩、柳作品在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的编选》研究马来西亚教科书对韩愈作品的接受，而林水椽的《由韩愈的潮州治绩探讨他在槟城韩江学校之地位》研究槟城韩江学校对韩愈的接受。

由此可见，有关韩愈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随着研究韩愈的学者们的增多，韩愈佛教观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虽然暂时未有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但前人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研究成果已作为一个章节收入在各大专书中，例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

会和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主编的《韩愈研究第二辑》、张清华和陈飞主编的《韩愈与中原文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等等皆有记载韩愈佛教观的研究成果。

第三节 预计成果

由于本文有篇幅限制，因此在引用韩愈的作品的时候，不能把作品的全部内容写进来，只能选一些较为重要的句子作为例子。此举难免令人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未能让人准确明白韩愈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本文将尽量对句子做补充说明，希望让人明白句子的原意，并且从韩愈的作品中了解韩愈的佛教观。

此外，由于本文有撰写时间的限制，故未能搜集学术界有关韩愈佛教观的所有资料。本文在参考文献的部分主要是以韩愈作品为主，并且将辅以当时的社会背景说明韩愈所处的环境，并且从中找出与韩愈佛教观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离题，对于不涉及韩愈佛教观的内容，如韩愈的儒家观、道教观等等，本文将选择性的略提，不会有过多的说明。

本文预计达到的成果，即拓展学者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研究资料。正如上节所说，虽然学术界有不少对韩愈的佛教观的研究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只作为一个章节收入在各大专书中，而暂未有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因此，本文希望所整理的韩愈对佛教态度的资料能给学者们带来启发，希望学者们在考虑研究韩愈的时候，可以考虑研究这一方面，发掘更多关于韩愈的佛教观，出版一本论述韩愈与佛教的专书。

第二章 韩愈与佛教的事迹

想要对韩愈的佛教观有更全面的认识，单看韩愈的作品是不够的，还得看韩愈所经历的事情以及他身处的社会背景。因此，本文将在第一节探讨韩愈的生平事迹，并且将依据屈守元和常思春在《韩愈全集校注》中整理的诗文系年，整理出韩愈在该年所写的与佛教有关的作品。在第二节，本文将探讨佛教的发展事迹，以了解佛教在韩愈所处时代的六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以及佛教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

第一节 韩愈的生平事迹

韩愈经历了六次皇帝的交替，分别是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和敬宗。由于韩愈在代宗时期并没有做过太重要的事情，而在顺宗和敬宗时期的所做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本文将把韩愈的生平事迹根据皇帝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以对韩愈在该皇帝时期所做过的事情有更清楚的了解。第一个阶段为早年时期，即代宗和德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一岁至三十七岁之间。第二个阶段为中年时期，即顺宗和宪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三十八岁至五十三岁之间。第三个阶段为晚年时期，即穆宗和敬宗时期，也就是韩愈五十四岁至五十七岁之间。

大历三年，韩愈生于长安。大历五年，韩愈“三岁而孤”，而他的哥哥韩会和嫂嫂郑夫人肩负起了照顾韩愈的责任。大历九年，韩会调任至长安当官，韩愈也跟随哥哥和嫂嫂去到长安。大历十年，韩会被贬至韶州当官，韩愈也跟着去到韶州。大历十四年，韩会病死，郑夫人带着嗣子韩老成和韩愈，把韩会的灵柩运回河阳安葬。建中三年，因为躲避战乱，韩愈跟随嫂嫂移居到江南。贞元二年，韩愈到长安应进士试未第，直到贞元八年，

韩愈才登上进士，不过未能考上吏部博学宏词科。韩愈在贞元九年和贞元十年再次应试未中，便在贞元十一年离开长安，回到家乡河阳，此年作文《上宰相书》。贞元十二年，韩愈得到董晋的推荐，在汴州当观察推官。贞元十四年，韩愈仍在汴州，此年作文《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贞元十五年，董晋逝世，韩愈将董晋的灵柩送到洛阳，到徐州与家人团聚，后和好友张建封到长安朝正。贞元十六年，韩愈回到徐州，后移居洛阳，之后又到长安从调选，此年作诗《送僧澄观》。贞元十七年，韩愈回到洛阳，此年作《洛北惠林寺题名》。直到贞元十八年，韩愈才到长安任职为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贞元十九年，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贞元二十年，韩愈在阳山作诗《送惠师》、《送灵师》。

永贞元年，韩愈离开阳山，待命郴州，后到江陵担任法曹参军，此年作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别盈上人》、《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元和元年，韩愈回到长安就职国子学博士，此年作诗《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送文畅师北游》。元和二年，韩愈到洛阳教学，此年作诗《嘲酣睡二首》。直到元和五年，韩愈才由洛阳调任到河南当县令。元和六年，韩愈被调到长安担任方员外郎，此年作诗《送无本师归范阳》。元和七年，韩愈再次担任国子博士。元和八年，韩愈担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此年作文《进学解》。元和九年，韩愈升为考公郎中，继续担任史馆修撰，后又改为知制造。元和十一年，韩愈改任太子右庶子，此年作诗《听颖师弹琴》。元和十二年，韩愈参与淮西之战，大胜而归。元和十三年，韩愈担任刑部侍郎，此年作《福先塔寺题名》。元和十四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后改为袁州刺史，此年作诗文《题临泷寺》、《论佛骨表》。元和十五年，韩愈回到长安担任国子祭酒，此年作诗文《题秀禅师房》、《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

长庆元年，韩愈改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韩愈到镇州担任宣慰使，后回到长安担任吏部侍郎。长庆三年，韩愈先担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后改为兵部侍郎，再后改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韩愈因病请假，假满百日，被罢官，之后便逝世了。

第二节 佛教的发展事迹

《旧唐书》中记载：“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¹，可见代宗早期对佛教是不感兴趣的。然而，由于朝中的元载、杜鸿渐、王缙等大臣十分信奉佛教。一次，代宗和他们谈起佛教的报应说，他们举出国家曾遭遇敌人的扰乱，但最终还是顺利度过了难关，以此证明佛教确实存在报应说²；不空高僧亦曾多次向代宗进言信奉佛教的好处，例如，不空曾向代宗请求重译《仁王经》，以让代宗免于灾难。他在给代宗上书时，也多次强调佛教能保护国家，³所以代宗受了他们的影响，渐渐信奉佛教。他曾花费过亿在五台山上建造金阁寺、在法令上规定不得殴打僧人⁴、为《仁王经》和《密严经》撰写序文等等。尽管朝中有不少大臣反对代宗积极支持佛教，例如卫州的一名进士高郢曾上《谏造章敬寺书》和《再上谏造章敬寺书》，说明百姓因造寺而饱受苦难，希望代宗停止建造章敬寺。不过代宗也并未因此而停止支持佛教，导致朝中大臣们也纷纷信奉佛教，而日益荒废朝政。

¹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2320。

²原文参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页 2088。

³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 85。

⁴原文参见《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乃诏天下官吏不得捶曳僧尼”、“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321。

眼见代宗为了支持佛教而耗费了国库，德宗为了改善国家经济，于是早期的时候开始采取排佛政策。例如，他在大历十四年六月曾下令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又在建中元年七月取消公众的盂兰盆会、解散内道场。⁵ 朝中有不少大臣也纷纷支持排佛。例如，李叔明作《请删汰僧道疏》、彭偃作《删汰僧道议》、裴伯作《汰僧道议》以表示对排佛的支持。然而，建中元年发生的泾原兵变导致社会动荡，德宗为了安抚叛军，而在兴元元年下诏罪己，说是因为自己的过失，所以才导致兵变的发生。正是因为这一场兵变，让德宗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再继续打压深得民心的佛教，以避免弄巧反拙，导致佛教中人发起抗争。于是，德宗一改早期的排佛政策，渐渐支持佛教。这点可从他曾作《修葺寺观诏》下令修葺寺观，频造访寺庙如章敬寺和安国寺、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请到长安寺院供奉等事件中看出。

顺宗在位期间，把专注力放在了“永贞革新”。纵观顺宗的革新政策，只有一项对佛教产生了影响，那便是解放宫女。由于德宗时期的宫中乳母人手不足，因此便下令挑选寺院婢女到宫中当乳母，而顺宗则废除了此政策。⁶

如果说德宗对佛教态度是因为经过社会的动荡而转变，那么宪宗对佛教的态度就是因为稳定了社会的安宁而转变。且看早年时期的宪宗是如何排斥佛教——他在元和二年下诏提醒人们要以耕织为本，不能假冒道士僧人以逃避徭役。若有人大兴土木建寺，必将受到处罚。⁷在元和六年，他也接纳宰相李吉甫的谏言，罢免了僧人免税的权利。⁸然而，中年时期的宪宗做了许多带领唐朝走上正轨的政策，例如讨刘辟、除李琦、收魏博、平淮西、

⁵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22。

⁶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 1600。

⁷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页 1032。

⁸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713。

进讨李师道等等。眼看江山已安定，宪宗便日渐放纵自己，甚至一改往日的排佛态度，对佛教做出了种种支持。他曾多次到安国寺拜访僧人端甫，和端甫有深厚的交情。⁹又在元和十四年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中。

穆宗在位四年期间，对于佛教多是慷慨的赏赐，并未积极推广佛教。例如，他在元和十五年盛饰了许多寺庙，如安国寺、慈恩寺、千福寺等等。长庆二年，他在咸阳善因寺赏赐给僧人百万钱。长庆三年，他赏赐持盂僧二百匹绢。同样的，敬宗在位的两年期间也并未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第三章 韩愈对佛教的排斥

历来学者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多以《原道》和《论佛骨表》为主。然而，韩愈在作品中所表现对佛教的排斥，远远不止于这两篇作品。为了对韩愈的排佛思想有更全面的认识，本文将在第一节探讨韩愈的排佛观，通过韩愈的各种作品以及时代背景找出韩愈的排佛原因、排佛方法以及排佛影响。由于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最能体现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故本文将在第二节独立探讨此事件，以了解《论佛骨表》的创作背景、韩愈的上书原因以及当时韩愈上书后的影响。

⁹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23。

第一节 韩愈的排佛观

韩愈最早表现自己的排佛思想，是在贞元十一年（795）的《上宰相书》中的其中一句：“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¹⁰ 然仅凭这一句话，尚未能对韩愈的排佛思想有更多的认识。其后，韩愈在贞元十四年（798）和张籍的书信往来，才对自己的排佛思想做了更多的说明，如：“然吾子所论：排释老不若著书，嚣嚣多言，徒相为訾；若仆之见，则有异乎此也！”¹¹ “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¹² 之后，韩愈也陆续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排佛思想。值得思考的是，韩愈究竟表现了怎样的排佛观呢？对此，本文将探讨三个问题。第一，为何韩愈会产生排斥佛教的想法。第二，韩愈如何排斥佛教。第三，韩愈排斥佛教带来了什么影响。

首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为何韩愈会产生排斥佛教的想法，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佛教带来了负面影响。从汉代至唐代以来，一直都有不少人反对佛教，列举了许多佛教带来的负面影响。身处佛教盛行时代的韩愈，也亲眼目睹了佛教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由于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的国力由盛转衰，虽然之后又有一段“元和中兴”时期，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断加深的社会矛盾。¹³ 例如，在经济方面，朝廷允许僧人们享有不交税和不从军的权利，导致发生了人民逃税、农民不耕种的现象¹⁴，影响了国家的税收以及农业失收。在政治方面，藩镇割据的局面日益严重；在经济方面，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¹⁵ 由于佛教徒只注重个人精神，缺少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¹⁶，因此有不少本应为国家现状

¹⁰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58。

¹¹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29。

¹²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¹³ 梁倩筠，《论韩愈的佛教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广州：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页 1。

¹⁴ 原文参见韩愈《送灵师》：“齐民逃赋役”、“耕桑日失隶”，【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11。

¹⁵ 罗克典，《论韩愈》（台北：国家出版社，1971），页 18。

改革的人们因信奉佛教而纷纷出家，不理政事。因此，韩愈便意识到自己必须挺身排斥佛教，让人们弃佛还俗，以改变国家的现状。

第二，为了复兴儒学。韩愈曾表示自己：“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¹⁷ 当中的“圣人之道”指的正是儒家学说。他在一生中都贯彻着儒家思想——修身、治学、行仁政。在修身方面，韩愈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会反映在文章中，所以他提出“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以鼓励李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在治学方面，韩愈提出了学习应注意的四大患，劝勉人们应该多读书，多思考、不自满、多实践。¹⁸ 在行仁政方面，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请求朝廷在潮州兴办学校，又在《应所在典帖良人男女等状》叙述他解放奴婢的事情。虽然这些事情看起来和韩愈排斥佛教并没有联系，实则这些事情都在反映韩愈以儒学作为他的个人心志以及政治立场，表明了韩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然而，儒释道之间的斗争从南北朝至唐朝，儒家的地位已比不上佛老了。¹⁹ 眼见儒家的地位已比不上佛教，担心佛教的盛行会导致儒家的传统中断的韩愈便致力排斥佛教，以重振儒家的地位。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说的：“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²⁰ 正是他致力复兴儒学的真实写照。

既然韩愈产生了排斥佛教的想法，那么就必然用行动实践他的想法。对此，韩愈通过两种方法排斥佛教，即口传和著书。关于口传的排佛方法，在韩愈和张籍的四封书信往来已有提及。当时张籍希望韩愈著书以发扬儒家学说²¹。不过韩愈却坚持用口传的方式宣

¹⁶ 方介，《韩柳新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页 343。

¹⁷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58。

¹⁸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392。

¹⁹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 837。

²⁰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²¹ 原文参见张籍《与昌黎书》：“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 994。

传儒家思想，排斥佛教。这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和民间都十分信奉佛教，而韩愈又只是一个小人。就算著书宣传儒家思想以抵制佛教思想，又有谁会认同韩愈呢？而且韩愈在信中表示：“择其可语者诲之，犹时与吾悖，其声哢哢”²²，可见当他通过口传的方法宣传儒家思想，排斥佛教的时候，已经惹来人们对他的非议。若韩愈还著书宣传儒家思想，排斥佛教，说不定还会因此惹怒了高官，让自己自身难保。须知道韩愈一生最大的志向就是当官，他在经过屡试不第后，好不容易才得到董晋的赏识来到汴州，准备一展抱负。要是因为著书而断送自己的仕途，岂不是弄巧成拙吗。因此，韩愈拒绝著书，坚持用口传的方式教化当世的人。

然而，虽然韩愈表示自己不愿著书，也没有编撰过“排佛传记”之类的书籍，但是韩愈却以“文以明道”的方式排斥佛教学说，建立儒学道统。²³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所提出的“文以明道”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宣传儒家道理，更重要的是为了用儒家道理改造和完善现存社会的秩序。因此当韩愈在排斥佛教之时，所着重反对的并不是佛教的学说内容，而是这些佛教学说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²⁴，以突显佛教的危害以及儒家的重要性。例如，他在《华山女》里指出“广张罪福资诱胁”的现象²⁵，批评佛教中人用危言耸听的话迷惑人们。此外，自魏晋以来，人们为了提高自己所信奉的三家的地位，便对儒释道三家谁为师尊有了热烈的讨论。有人根据《庄子》中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指出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又有人根据《广弘明集》中的：“儒童菩萨彼称孔丘”指出孔子是佛教中的菩萨。身为儒家派的韩愈便在《原道》提出了从“禹、汤、文、武、

²²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833。

²³ 卞孝萱、阎琦、张清华，《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 387。

²⁴ 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 29。

²⁵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378。

周公、孔子”这样代代相传的传承关系，以说明儒家比道教和佛教更早存在，不可能是道教和佛教的学生，以澄清此谣言。²⁶

韩愈如此积极的排斥佛教，是否能成功感化人们，掀起排佛的热潮呢？且韩愈排佛的对当代和后代的影响。首先是当代影响，在韩愈的积极排佛下，师从韩愈的学生们也意识到了佛教对国家带来的危害，于是继承了韩愈的排佛思想，纷纷开始排斥佛教。然而，尽管韩愈和学生们高唱着排佛的声音，却依然阻拦不了人们对佛教的沉迷。就连韩愈的好友柳宗元、白居易也是好佛之人。在韩愈所处时代，即大历三年至长庆四年期间，历代皇帝都器重如不空、圆照、澄观等高僧，许多佛门中人也在这段期间撰写了如《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止观辅行弘决》、《华严经疏》等佛教经书。由此可见，尽管韩愈带动了身边的人一起排斥佛教，但是他们并未成功打压佛教的势力。

其次是后代影响。从儒学的角度看，韩愈的排佛是胜利的。²⁷ 韩愈以儒排佛的行为得到不少后人的认可，并且效仿韩愈排佛。但是，也有人韩愈排佛持有批评的看法。尽管后人对韩愈排佛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韩愈致力宣扬儒家这方面却一致获得后人的推崇，他通过推行以“文以载道”为主旨的古文运动，带动了儒家思想的复兴²⁸，并且成为宋代儒学的学习榜样，启发后人迈入新儒学的思潮。²⁹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的“道济天下之溺”正是韩愈在儒学衰退的佛教盛行时期致力振兴儒学最好的写照³⁰，也是至今以来对韩愈最著名的评价。可惜的是，由于佛教已深入人心，故韩愈排佛的愿望到了

²⁶ 刘林魁，《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页 489。

²⁷ 隗芾，〈韩愈排斥佛教的动机与效果〉，《汕头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2 期，页 78。

²⁸ 沈秋雄，彭楚行，罗宗涛，蓝吉富，张特生，杨树藩，郑素春，《王通，玄奘，惠能，法藏，韩愈，罗隐，杜光庭》（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 288。

²⁹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 418。

³⁰ 【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 1864。

后代还是没能实现，宋代儒学家也没有采取像韩愈那样只推崇儒家而排斥道教和佛教的态度，而是在儒家的基础上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发展成宋学。

第二节 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

元和十四年正月，可谓韩愈对排斥佛教最辉煌的时期。当唐宪宗恭迎佛骨的时候，他却写了这篇《论佛骨表》，请求唐宪宗不要恭迎佛骨，甚至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³¹对此，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第一，韩愈在怎样的环境下而写了这篇作品。第二，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迎佛骨的事情。第三，韩愈上书后的影响。

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必须了解唐代的社会背景。其实在唐宪宗之前，有几位唐代皇帝也曾将佛骨迎入宫中。例如，唐肃宗曾在至德元载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入宫供奉。³²唐德宗曾在贞元六年（公元 790 年）到岐州无忧王寺恭迎佛骨。³³唐代宗曾在大历二年（公元 797 年）供奉释迦佛牙和肉舍利。³⁴如此看来，唐宪宗只是遵守了前人恭迎佛骨的行为，为何韩愈会有如此大的不满呢？韩愈在《论佛骨表》提到了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于君王都希望国家的繁荣昌盛能够长期延续，故唐代文人常将前代六朝的国运短暂的原因归于君王信奉佛教，以此展开排佛论说。³⁵韩愈也效仿前人，列举了没有信奉佛教的君王，如黄帝、少昊、颛项等人，说明他们尽管没有信奉佛教，但是能够长命百岁。同时，韩愈列了信奉佛教的君王如汉明帝、宋、齐、梁、陈、元

³¹ 本文引用的《论佛骨表》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464-1467。下文有关《论佛骨表》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³²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123。

³³ 【后晋】刘昫，《旧唐书》，页 369。

³⁴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330。

³⁵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页 41。

魏皇帝、梁武帝等人，说明他们虽然信奉佛教，但是却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只换来不好的下场。韩愈对此总结佛教不足以供奉，这是他反对恭迎佛骨的第一个要点。然而，且看唐代从唐高祖至唐宪宗时期，唐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公元712-756年）。根据斯坦利·威斯坦因所言：“唐玄宗比任何一位帝王都更有决心地采取了抑佛的措施，把佛教牢牢地掌控在朝廷之手。”³⁶然而，唐玄宗的抑佛也并未成功，导致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禄山之乱正是发生在玄宗时期。由此可见，并非所有不供奉佛教的君王都能得到好的结果，韩愈所言“**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不可尽信。

韩愈提出的第二个论点是“**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儒家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韩愈考虑到如果百姓过于沉迷拜佛，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也要供奉佛祖。此外，想要国家富强，经济是最重要的条件。百姓们必须紧守工作岗位，国家的经济才会发达。韩愈考虑到如果每个人都为了恭迎佛骨而丢下自己的工作，不仅会扰乱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这是他反对恭迎佛骨的第二个要点。根据《旧唐书》记载：“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³⁷；《新唐书》亦有记载：“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³⁸，足证韩愈此言非虚。

韩愈提出的第三个论点是“**夫佛本夷狄之人**”佛教有许多事情都和中华传统不相符，例如“**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然而，若只是因为佛教从外地传入中原，便说佛教“**与中国言语不通**”未免过于片面。早在汉晋时期便

³⁶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页55。

³⁷【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315。

³⁸【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4071。

已开始进行佛经翻译，³⁹ 至唐宪宗时期，佛经翻译更加盛行。《全唐文》亦有收录唐代宗为翻译的两篇佛经撰写了序言，即《新翻护国仁王般若经序》和《密严经序》。由此可见，当时有不少人已通晓梵文，即便不懂梵文，亦能读懂翻译的佛经。不过，“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尚算其次，毕竟言语和衣服的相异并不会对人们造成多大的影响，韩愈在这里反对佛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崔文静对此表示，儒家所提出的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能够维持社会的统一和稳定，然而佛教为了追求个人解脱而违反了这种关系。在韩愈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可能因此造成社会的混乱。⁴⁰ 此外，除了《论佛骨表》，韩愈也在《原道》中提及“今也举夷狄之法”、在《进学解》中提及“觝排异端”，可见“夷狄”是韩愈攻击佛教的重要武器。⁴¹ 学术界中有一些学者对韩愈用“夷狄”一词比喻佛教是外来者，指出韩愈带有排斥外族的民族歧视。⁴² 然而，将佛教比喻为“夷狄”并非韩愈个人所独有，裴埴也曾用“夷狄”一词比喻佛教，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夷狄”的佛教凌驾于“华夏”的儒家的不满，所以用“夷狄”一词批评佛教。⁴³ 另外，如果注意到引发唐朝的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是外族人，便可知韩愈是担心来自异族的佛教势力过大，会影响国家的和谐。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异族宗教对主流思想威胁⁴⁴，韩愈才会特意用“夷狄”一词，以提醒朝廷借鉴前代事迹，不要重用外族，以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所提出的“夷狄”是有他的考量，

³⁹ 余大山，《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页1。

⁴⁰ 崔文静，《韩愈的反佛主张及其影响》（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页17。

⁴¹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108。

⁴² 成复旺，《韩愈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页37。

⁴³ 崔胜强，《韩愈与佛教关系研究--韩愈反佛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陕西：陕西师范大学，2011），页9。

⁴⁴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页124。

但其实当时的佛教早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转化，形成中国本土佛教了。⁴⁵因此韩愈用“夷狄”一词形容当时的佛教，批评他们不懂得中国文化是有所不妥的。

看了韩愈所处的环境后，再进一步解答第二个问题——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迎佛骨的事情？阎琦表示，韩愈上《论佛骨表》的原因有三⁴⁶。首先是韩愈对宪宗日渐骄纵感到失望。以往的宪宗十分欣赏勇于进谏的臣子，曾称赞吕元膺“有谏言直气，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⁴⁷，又十分乐意接受臣子的进谏，当一向好进谏的李绛不向他进谏的时候，他便责怪李绛怎么不向他进谏。⁴⁸有一次，李绛曾因向进谏而惹宪宗不满，但在听了李绛的解释后又原谅他⁴⁹，可见宪宗是个虚心接受进谏的君王。但是，在平定淮西后，宪宗却不再轻易接受臣子的进谏。当张奉国和李文悦劝谏宪宗不宜修缮麟德殿的时候，却惹来宪宗大怒，贬二人的官职。⁵⁰当裴度和崔群劝谏宪宗不要让皇甫鎛担任宰相；当谏官劝谏宪宗不要让柳泌担任台州刺史，宪宗都不接纳他们劝谏。于是，韩愈便借着恭迎佛骨的事情，作了这篇《论佛骨表》，希望宪宗能够反思自己，别再继续放纵下去。然而，如果注意到宪宗在贬韩愈去潮州后，有意将韩愈召回京城，便可发现其实宪宗并非人们所想的那样骄纵。因为如果宪宗真的骄纵的话，便不会原谅冒犯他的韩愈了。因此，不能只看宪宗晚年做过不好的事情，便产生“宪宗晚年是骄纵的”的偏见，而应该看见注意到宪宗对自己行为的反省，对宪宗做更客观的评价。

⁴⁵潘昱州，《韩愈反佛思想溯源——“惠民”的“有为之道”》（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页29。

⁴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韩愈研究第二辑》（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页25。

⁴⁷【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2791。

⁴⁸【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2227。

⁴⁹【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2225。

⁵⁰【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2244。

其次是韩愈对被磨掉的平淮西碑的情绪爆发。元和十三年，朝廷为了纪念平淮西的事迹，便让韩愈撰写平淮西的碑文，不过韩愈所写的碑文内容多记载裴度，少写李愬，所以引来李愬妻子和部下石孝忠不满。李愬部下石孝忠向宪宗控诉李愬在淮西之战中的功劳很大，但碑文却少提李愬的战绩，认为这对李愬不公平，所以便推倒那块立在蔡州的石碑；李愬妻子也因为自己是唐安公主之女，可自由出入宫中，便向宪宗控诉碑文记载的和事实不符。由于当时还有其他战事需要借重武臣，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风波，于是宪宗便下令磨掉韩愈的石碑，让段文昌写过一篇新的碑文。⁵¹ 值得注意的是，阎琦认为李愬是磨掉韩愈平淮西碑的幕后主使人，而康震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根据李愬对裴度拜相示尊的事件，认为李愬是个谦卑的人，不会因为碑文少记载他的事迹而感到不满。不过在被磨碑的事件上，毕竟下令磨掉石碑的人是宪宗，因此韩愈借着《论佛骨表》的事情，把被磨碑的屈辱发泄在宪宗身上。⁵²

最后是韩愈的个性使然。阎琦认为韩愈的性格褊僻，容易和人发生冲突，故写《论佛骨表》亦是出于一时冲动。不过，若用“不平则鸣”来取代“褊僻”一词更为适合。正如韩愈所说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⁵³，“不平则鸣”是韩愈的真性情，亦是他写文章的原因之一。虽然韩愈也有不勇敢的时候。例如，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指出当史官的人都遭受了人祸天刑⁵⁴，表明了自己害怕当史官的心情，《唐语林》中亦有记载韩愈登华山后害怕下山的情景。⁵⁵ 尽管如此，韩愈在面对不平的事情的时候却能挺身而出，抱打不平。正如当初他为自己屡试不第鸣不平而三次上书给宰相、为好友李贺因名字不能

⁵¹ 罗联添，《韩愈传》（台北：国家出版社，1998），页 93。

⁵² 康震，《康震讲韩愈》（北京，中华书局，2018），页 74。

⁵³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57。

⁵⁴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543。

⁵⁵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402。

参加考试鸣不平而作《讳辩》、为灾民的苦难鸣不平而作《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那般，《论佛骨表》也是为社会的安宁鸣不平的作品之一。由于是给朝廷上的书，所以在这些“不平则鸣”的作品中，韩愈的个人情绪抒发仅是他的写作原因，而他的写作目的，就是希望让朝廷接纳他的意见，请求宪宗不要恭迎佛骨，以免人们因为恭迎佛骨而不务正业，甚至伤害自己的身体，破坏原本和谐的生活状态。

看了韩愈为何敢痛斥批评唐宪宗迎佛骨的事情后，最后再解答第三个问题——韩愈上书后的影响，此处有两位被影响的对象，即韩愈个人与韩愈家人。在谈韩愈上书后的影响之前，且看当时朝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元和十三年，宪宗想要任用皇甫鎛和程异为同平章事，但是遭到裴度的强烈反对，甚至用“罢相”来反对此事。不过宪宗却不理裴度的反对，执意任用皇甫鎛和程异为同平章事，还认为裴度结成朋党，对裴度说：“人臣当力为善，何乃好立朋党！”⁵⁶虽然裴度为自己辩护，但是宪宗显然对此并没有释怀，并于元和十四年，韩愈上书之后将裴度贬官。由此可见，在韩愈上书之前，宪宗已对裴度和裴度的“朋党”有所不满。尽管宪宗在此处并无明说“朋党”是谁，但是显然是指着和裴度有深厚交情的人们，而韩愈正是其中一位。由于此前已有裴度用“罢相”来反对他任用皇甫鎛和程异为同平章事，如今又有韩愈用“信奉佛教的帝王没有好下场”来反对他信奉佛教。邓潭州对此指出，由于宪宗迎佛骨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希望得到佛祖的庇佑，以消灾解难，享国长久⁵⁷，而韩愈却指出“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两件事情串联在一起，让宪宗感到帝王的尊严被冒犯，故大怒道：“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⁵⁸ 和韩

⁵⁶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页 2244。

⁵⁷ 邓潭州，《韩愈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页 119。

⁵⁸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页 2861。

愈有交情的裴度、崔群马上为韩愈求情，但是宪宗不听。所幸朝中上下纷纷为韩愈求情，韩愈才免于死。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逃，宪宗将韩愈贬至遥远的潮州。

由于韩愈被贬，而当时朝廷规定被贬官的官员的家人不可留在京师⁵⁹，于是韩愈的家人也被逐出京师。不过，韩愈到了潮州后，却说：“其妻子男女并孤遗孙侄奴婢等，尚未到官。”⁶⁰可见韩愈的家人们并没有和韩愈一起去到潮州。那么韩愈的家人们究竟在哪里呢？且看韩愈所写的：“我既南行，家亦随谴。扶汝上舆，走朝至暮。”⁶¹可见在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的时候，韩愈还和家人们在商南山，并且惨遭丧女之痛。⁶²在这之后，韩愈并未在作品中确切的透露家人们的下落。张清华指出韩愈在去袁州的时候，本可不必经过韶州，选择较近的距离走，但韩愈却舍近求远，选择经过韶州并且在韶州逗留了一段时间，张清华便对此推测韩愈的家人在韩愈在潮州的期间，应是寄居在韶州。⁶³那么，韩愈是只身一人抵达潮州吗？非也。根据韩愈所写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和《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可见韩愈在去潮州的路上有侄孙韩湘相伴，因此可推测韩愈应当是在韩湘的陪同下抵达潮州。⁶⁴

⁵⁹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396。

⁶⁰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 3045。

⁶¹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107。

⁶²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396。

⁶³ 具体路线参见本文附录一，张清华，《韩学研究》（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页 381。

⁶⁴ 王德保，《韩愈研究》第 8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页 277。

第四章 韩愈对佛教的接受

虽然在上一章，可以看见韩愈对佛教持有排斥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代表韩愈对佛教是完全排斥的。事实上，韩愈对佛教还是有接受的一面的。毕竟韩愈身处的是佛教盛行的时代，要完全排斥佛教，不接受佛教的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最早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根据，证明韩愈受过佛教影响的学者是陈寅恪。⁶⁵他在《论韩愈》中提及因韩愈在早年时期住在禅宗的发祥地韶州，因此接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如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论是因为受了禅宗的启发而提出来的。⁶⁶值得思考的是，除了道统论之外，韩愈是否还有接受佛教的其他方面呢？为了更加了解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本章将分为两个节题论述，第一节将分析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第二节将分析韩愈与佛教寺庙。

第一节 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

韩愈曾与不少僧人有过交往，而当中韩愈和大颠的交往更是引起学术界的讨论。然而，却少有学者研究韩愈和其他僧人交往的原因。⁶⁷对此，有三个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第一，为何积极排佛的韩愈会与佛门中人交往。第二，为何韩愈与大颠的交往会引来众人的关注。第三，韩愈与僧人们的交往是否对他的排佛思想产生影响。

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的目录，可见除了大颠之外，韩愈还和澄观、惠师、灵师等僧人有过交往。⁶⁸本文参考了历届学者对韩愈与僧人们交往的分析后，整理出韩愈与僧人交往的四个原因。第一，韩愈希望说服僧人还俗。韩愈在《送浮屠文畅师序》写道：

⁶⁵周勋初，《周勋初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页371。

⁶⁶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页106。

⁶⁷张清华，陈飞主编，《韩愈与中原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页299。

⁶⁸具体僧人参见本文附录二。

“门墙则挥之，在夷狄则进之”⁶⁹。这表明了他不仅排斥佛教，更想要用儒道说服僧人还俗。这并不只是他写诗给文畅的目的，也是他写诗文给其他僧人的目的。韩愈主要通过两种方法说服僧人还俗。第一种是明示性的说服，即在诗文中直接表达自己希望僧人还俗的想法；第二种是暗示性的说服，即在诗文中宣传儒道或是指出佛教不好的一面。孙昌武对此指出韩愈对僧人的说服，通过前后的转折增强了文章的韵味，引导人玩赏追索，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艺术技巧⁷⁰，而王昌昊将此两种方法归纳为“外援式辟佛”。⁷¹例如，对于澄观、灵师和贾岛，韩愈选择用明示性的说服劝他们还俗；对于文畅、译经僧和文约，韩愈选择用暗示性的说服。⁷²在这六位僧人当中，仅有一位僧人听从韩愈的规劝，弃佛还俗，那就是贾岛。⁷³不过其他僧人并没有被韩愈影响，继续坚持从佛，有者最终在弘扬佛教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例如澄观致力传播佛学，门下弟子多达一百人，并且还著有《随疏演义》、《法界玄鉴》、《三圣圆融观》等著作⁷⁴，最终被封为华严宗的四祖。总的来说，韩愈对待佛教始终抱有不加宽贷的态度。⁷⁵即使在和僧人们交往，他也不忘坚定自己排佛的立场，对佛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希望说服僧人们弃佛还俗。

第二，韩愈所交往的僧人多属有才能的禅宗僧人。杨丕祥指出，由于韩愈曾经历自己的才华不被赏识，使他容易和其他有才能的人产生共鸣。⁷⁶所以韩愈经常强调爱惜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在《上宰相书》中表示爱才的重要性，又在《马说》中强调伯乐的重要性。当韩愈有能力后，也唯才是举，向朝廷推荐了许多有才的人。因此，对于有才的僧人们，

⁶⁹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81。

⁷⁰ 孙昌武，《韩愈散文艺术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页 146。

⁷¹ 王昌昊，《韩愈辟佛的两种路径》（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30。

⁷² 具体方法参见本文附录三。

⁷³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页 4078。

⁷⁴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页 107。

⁷⁵ 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页 201。

⁷⁶ 王德保，《韩愈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页 78。

韩愈当然也乐意与他们交往。值得注意的是，这群有才的僧人们多属禅宗门派之下。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便衍生了许多宗派，如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而禅宗便是其中一门佛教宗派。范文澜指出禅宗普遍的四种表现行为，其中两种为“主张不坐禅，行事自由”及“不像传统佛教那般遵守僧律，行为与俗人大同小异的蜕化僧”。⁷⁷ 在韩愈所交往的僧人中，表现其中两种行为的僧人便有八位，即“好山水”的惠师、“能缀文、好围棋、赌好博、好斗诗、好饮酒、好唱歌”的灵师、“善为文”的令纵、“好睡觉”的澹师、“好吟诗”的澄观、“好山水”的诚盈、“善为文”的贾岛、“善弹琴”的颖师，当中有才又属于禅宗门派下的便有五位，即“身怀多技，写文章、下棋、赋诗、唱歌都难不倒他”的灵师、“文章写得十分典丽，并且勇于批评别人的文章”的令纵、“擅长吟诗”的澄观、“写作方面大胆”的贾岛、“琴艺高超”的颖师。⁷⁸

第三，盛行儒释交友的时代背景。儒释交友的风气在晋宋时期便已盛行⁷⁹，而此风气延续到了韩愈所处时期。例如韩愈的好友柳宗元在被贬到永州之前，曾在长安和三位僧人有过交往⁸⁰。郭绍林对士大夫和僧人的交往总结出“只有有内涵的僧人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喜爱，而没有内涵的僧人只能得到士大夫的嘲笑”⁸¹，以文畅为例。除了韩愈以外，他还和柳宗元、白居易、吕温等人有交往。⁸²另外，郭绍林又对僧人和士大夫的交往总结出“僧人常以有名望的人作为攀附的对象”，以广宣为例。除了韩愈以外，他还主动和刘禹

⁷⁷ 范文澜，《唐代佛教》（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页70。

⁷⁸ 具体才能参见本文附录四。

⁷⁹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667。

⁸⁰ 陈弱水著，郭英剑，徐承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页58。

⁸¹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页13。

⁸² 详见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白居易《送文畅上人东游》、吕温《送文畅上人东游》。

锡、白居易、李益等许多有名望的人交往。⁸³由此可见，韩愈和僧人的交往，并非只有韩愈主动结交僧人，也有僧人主动结交韩愈。

第四，韩愈对事不对人。韩愈是个好交友的人，虽然有些人与他的立场不同，但是韩愈还是乐意与他们结交。例如韩愈和柳宗元，虽然韩愈和柳宗元对永贞革新的立场不一样、对抗颜为师的态度不一样、对佛教的态度不一样，但是二人却对古文运动有着相同的理念，因此有着深厚的交情，就连柳宗元的墓志铭也是韩愈所写的⁸⁴；又如韩愈和白居易，虽然韩愈和白居易的诗歌风格不一样⁸⁵，但是二人都有着共同的好友张籍，所以韩愈在和张籍出游时曾邀请白居易，但是白居易却没有应约。⁸⁶韩愈对僧人们亦是如此，虽然他排斥佛教，但是也不会因此而断绝和僧人们的来往。由此可见，韩愈是个对事不对人的人，不会因为一些事情而断绝和别人的来往。

在上文中可见韩愈在和大颠交往之前，也曾与多位僧人有交往。不过韩愈和他们的交往并未引起众人的关注，那么为何当韩愈和大颠交往的时候，竟会引起当时人们，甚至是后人的关注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韩愈是因为排斥佛教而被贬至潮州的，而韩愈却在潮州与当地高僧有深厚的交情，又在《与孟尚书书》赞美大颠。这一举动，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在《祖堂集》和《佛祖统纪》等佛教经书，记载了韩愈向大颠学习佛理的经历。

⁸³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页 18。

⁸⁴对于永贞革新，韩愈保持中立，而柳宗元则是支持。对于抗颜为师，韩愈选择勇敢，而柳宗元保守。对于佛教，韩愈大部分排斥，柳宗元大部分接受。有关柳宗元的墓志铭，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⁸⁵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页 358。

⁸⁶详见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662。

⁸⁷杨国安对此表示，在佛教徒所编写的传记中，很有可能为了宣传佛教而对韩愈和大颠交往的事迹进行了虚构，故不应相信这类的记载。⁸⁸

对于韩愈是否曾作《召大颠和尚书》，欧阳修、苏轼、朱熹等宋代人们也引起了热烈讨论。欧阳修根据书中表达的《易经》的思想，认为此乃韩愈所作⁸⁹，苏轼则根据此书的用词简陋，认为不是韩愈所作。⁹⁰朱熹对二人的观点总结为欧阳修注意到此书的真实之处而忽略了可疑之处，苏轼注意到此书的可以之处而忽略了真实之处，并且表示他认为此书是真的，不过可能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⁹¹近人杨木芳对此表示，即使《召大颠和尚书》真的出自韩愈之笔，也只是反映了韩愈对大颠感兴趣而已，并不代表韩愈信奉佛教。⁹²纵观此书的内容，当中提及：“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可见此书是在未见大颠之前所写的。韩愈尚未得见大颠，绝不可能被大颠所感化而信奉佛教。若说韩愈是因为到潮州后，对佛教感兴趣，所以写信给大颠，但是在《召大颠和尚书》中，只表示韩愈对大颠道德崇高的敬意：“久闻道德、侧承道高”，并未表示韩愈对佛教感兴趣，所以此说法也难以让人相信。⁹³由此可见，此问题仍有许多讨论的空间，至今依然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若将《召大颠和尚书》和《与孟简尚书书》进行对比，便可发现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大颠“道”的称赞。不仅如此，韩愈也在《与孟简尚

⁸⁷ 原文参见【南唐】静、筠二师编撰，孙昌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点校，《祖堂集》卷五，页 240-242；【宋】释志磐，《佛祖统纪》（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页 1725-1727。

⁸⁸ 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 145。

⁸⁹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 2274。

⁹⁰ 【宋】苏轼撰，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页 7372。

⁹¹ 【宋】朱熹，《昌黎先生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 229。

⁹²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韩愈研究第二辑》（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页 63。

⁹³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1547。

书书》称赞大颠“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⁹⁴ 此处的“外形骸”源于《庄子》⁹⁵，本指身体表现的行为，此处言生死祸福、荣辱穷通等一切事物。⁹⁶ 孙昌武对此指出这是禅宗所提倡的“无心、无念”境界，可见大颠受了禅宗的思想影响⁹⁷，而本土化的禅宗的教义和儒家传统思维有相通之处，故大颠能理解儒道。⁹⁸ 所以韩愈所仰慕大颠的“道”并不是佛教的“道”，而是儒家的“道”。

对于第三个问题，韩愈已在《与孟简尚书书》明确表明自己排斥佛教的立场：“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从于邪也！”由此可见，尽管他与僧人们有交往，且又饱受贬谪之苦，他的排佛思想依然没有改变。有许多学者也肯定韩愈的排佛立场。例如，刘国盈表示韩愈即使和僧人来往也并不影响他的排佛思想。⁹⁹但是，有些学者却认为韩愈与僧人的交往对他排佛的思想有所影响。例如，洪流表示自从韩愈和大颠交往后，对佛教的排斥态度并不像以前那么激烈了。¹⁰⁰不过，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已有提及穆宗和敬宗二人对佛教的兴趣并不大，佛教并未对当时社会带来太大的危害，故韩愈在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中少有表现自己的排佛思想纯属正常，并不表示韩愈因和大颠或其他僧人的交往而改变了他的排佛思想。朱熹则认为韩愈因在潮州无聊，所以在和大颠结交后便被大颠的道理打动了。¹⁰¹ 然而，如果韩愈真的因为和大颠或是其他僧人的交往而改变了他排斥佛教的立场，那么他就不会在《与孟简尚书书》解释自己并没有信奉佛教：“有人传愈近少信奉

⁹⁴本文引用的《与孟简尚书书》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29-931。下文有关《与孟简尚书书》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⁹⁵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页 75。

⁹⁶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页 106。

⁹⁷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页 111。

⁹⁸冯念华、邵宗艳，〈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页 7。

⁹⁹刘国盈，〈韩愈与僧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页 104。

¹⁰⁰洪流，《韩愈》（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页 85。

¹⁰¹【宋】黎靖德主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 3273。

释氏，此传之者妄也”，更不会在此书中多次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排斥：“进退无所据，而信奉之，亦且惑矣”¹⁰²，并且经常提醒张籍、皇甫湜等学生要遵行儒道，而不信奉佛教。由此可见，韩愈确实没有因为和僧人们的交往而影响了他的排佛思想。

第二节 韩愈与佛教寺庙

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寺庙日益增多。直到唐代，佛教寺庙的数量最少有四万所。¹⁰³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佛教寺庙对韩愈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韩愈对佛教寺庙的接受，即韩愈游览佛教寺庙的时代背景、韩愈游览寺庙之作的类型、寺庙壁画对韩愈的影响。

唐代诗人多有以寺庙为主题的作品，即便他们对佛教学说不感兴趣，但也热衷于游览寺庙。¹⁰⁴纵观这些游览寺庙的作品，以描写慈恩寺的数量最多，约有 94 篇。起初，慈恩寺乃唐玄奘翻译佛经的地方。唐太宗曾通过为唐玄奘在慈恩塔举办盛大的入寺仪式，以宣扬自己的教化理念，后来因为民间娱乐活动的繁盛，所以人们也喜爱到慈恩寺游览。¹⁰⁵因此游览寺庙的风气盛起，唐代文人也多有游览寺庙之作。例如，在景龙二年（公元 708 年），唐中宗驾临慈恩塔，而随行的群臣当中便有三十多人作诗描写登塔情景。¹⁰⁶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又有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在慈恩塔唱和之作。和韩愈同时期的诗人也有独自吟咏之作，如韦应物的《慈恩寺南池秋荷咏》、白居易的

¹⁰²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30。

¹⁰³ 何沛雄，《韩文撷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页 119。

¹⁰⁴ 陈引驰，《佛教文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页 83。

¹⁰⁵ 朱怡雯、柏红秀，〈佛寺、权利与文学：论唐代慈恩寺诗的生成及诗史价值〉，《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1 期，页 132。

¹⁰⁶ 严纪华，〈论唐代慈恩寺塔题名〉，《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20 年第 10 期，页 9。

《三月三十日题慈恩寺》等等。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有游览寺庙之作已是常见之事。韩愈也有不少游览寺庙的作品，除了慈恩寺之外，他也去了不少其他的寺庙，如：

序	作品	去寺庙的目的	类型	友人
1.	《洛北惠林寺题名》	借宿	与友人 同游	李景兴、侯喜、尉迟汾
2.	《福先塔寺题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处士石洪浚川、 吏部员外王仲舒宏中、 水部员外郑楚相叔敖、 洛阳县令潘宿阳乾明、 前试左武卫胄曹李演广文、 前杭州钱塘县尉郑纮文明
3.	《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 (以下简称游青龙寺)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崔群
4.	《长安慈恩塔题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李翱、孟郊、 柳宗元、石洪
5.	《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 宿有题因献杨常侍》	游览	与友人 同游	杜侍御
6.	《题临洮寺》	路经	独自一人	-

7.	《题秀禅师房》	拜访秀禅师	独自一人	-
8.	《游西林寺题萧二兄郎中旧堂》	游览	独自一人	-
9.	《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	借宿	独自一人	-

从上表中可知韩愈不仅游览寺庙，而且也在寺庙借宿。除了韩愈以外，也有不少文人曾在寺庙借宿，如李白《夜宿山寺》、杜甫《游龙门奉先寺》、韦应物《寄恒璨》皆记载他们曾借宿寺庙。由此可见，唐代寺庙的用途极多，不仅是佛教徒敬拜佛祖的地方，同时也是可游览以及借宿之地。

唐代文人在游览寺庙时的作品，可以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宫廷游宴之作。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景龙二年时有三十多位文人创作了描写登塔情景的诗歌，多数是描绘寺庙内的宴会场景，如“御酒调甘露”、“吹花散御席”、“仙杯菊蕊薰”等等。第二种是借景抒怀之作，例如，杜甫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一诗中借寺庙景物表达了“哀鸣何所投”的忧国之情。¹⁰⁷第三种则是表达对寺庙生活的向往。例如，韦应物在《慈恩伽蓝清会》中写道：“宿昔心已往”¹⁰⁸，而韩愈游览寺庙之作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为由景生情，即被所见的环境触动了情感。韩愈在此类作品中并没有对佛教进行负面的叙述，而是

¹⁰⁷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页 131。

¹⁰⁸ 【唐】韦应物撰，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 118。

以正面的心态观察寺庙的环境，并且在诗中表达了他在游览寺庙时的心境。例如，他在青龙寺外面看见了“赫赫炎官张火伞”的一片柿林，便在想起忙于工作的友人，还想邀请友人前来观赏柿林的美景：“汲汲来窥诚迟缓”¹⁰⁹；第二种类型为直抒胸臆，即带着主观的情绪来到寺庙。韩愈在此类作品中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为主，而少写寺庙环境。例如，韩愈从京城被贬至潮州的时候路经临泷寺，便写下自己“仍将衰病入泷船”的赶路之旅，又感慨前路茫茫：“海气昏昏水拍天”¹¹⁰。总的来说，韩愈的游览寺庙之作，不仅生动的刻画了寺庙的环境，亦把寺庙当做抒情之地，抒发个人情怀。

值得一提的是，韩愈的诗歌除了在创作上继承《诗经》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又继承了屈原、庄子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而韩愈在对寺庙壁画的观察中，也形成了自己诡怪恢谲的艺术风格。¹¹¹由于寺庙中多有关于地狱的壁画，韩愈看见寺庙的地狱壁画后有所启发，在其作品中直接描写地狱的场景，比如在《嘲鼯睡》描写人死后长期在地狱里受罪的场景：“有如阿鼻尸，长唤忍众罪”¹¹²，又在《送无本师归范阳》描写鬼魂被囚禁在地狱里感到黑暗的场景：“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窟”¹¹³。不仅如此，他也在其作品中描写“地狱变相”的壁画里常见的“火”和“行刑”画面。¹¹⁴比如在《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以下简称“陆浑山火”）里描写火烧四周的场景：“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¹¹⁵，又在《元和圣德诗》中描写一段行刑的场景：“牵头曳足，先断腰膂”

¹⁰⁹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2。

¹¹⁰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644。

¹¹¹ 吴振华，《韩愈诗歌艺术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页 205。

¹¹²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页 3045。

¹¹³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930。

¹¹⁴ 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 141。

¹¹⁵ 本文引用的《陆浑山火》参见【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40-241。下文有关《陆浑山火》的原文不再做脚注。

¹¹⁶。值得一提的是，沈曾植在点评《游青龙寺》的时候，认为此诗对柿林的描写是《陆浑山火》的缩本。¹¹⁷且看《陆浑山火》中对火焰的描写：“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以及《游青龙寺》对柿林的描写：“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¹¹⁸，二者皆以夸张渲染的手法写作。由此可知沈曾植所说的“缩本”是指在刻画火的画面而言的。另外，沈曾植在点评《陆浑山火》的时候，说此诗和“曼荼罗画”有所关系。¹¹⁹当人们把韩愈《南山诗》的研究视角放在写作技巧上，指出此诗中用了 51 次“或”是借鉴了《佛所行赞》用了 30 多次“或”字而形成的时候¹²⁰，陈允吉则把此诗的研究视角放在壁画影响上，也指出此诗和“曼荼罗画”有紧密的关系。陈允吉对此指出，“曼荼罗画”是指供密宗信徒供拜的图画，常辅以莲花、宝珠、伞盖等物品作为装饰，图画四周布满了火焰图案、有着鬼牛蛇神等象征魔性的形象，还有神佛等坐在屋内的画面。¹²¹例如，《陆浑山火》中的：“红帷赤幕罗赀膳，盍池波风肉陵屯”刻画的是神明举办宴会的丰盛；《南山诗》中的：“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则刻画“曼荼罗画”中常见的剑戟和美玉。¹²²由此可知此二诗皆吸取了“曼荼罗画”常见的画面而写成的。

¹¹⁶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

¹¹⁷ 【清】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上海：中华书局，1962），页 280。

¹¹⁸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221。

¹¹⁹ 【清】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页 281。

¹²⁰ 最先提出此说法的是饶宗颐。详见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 316。

¹²¹ 陈允吉，《佛经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页 391。

¹²²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页 50。

第五章 结语

总的来说，韩愈之所以会排斥佛教，是因为佛教对国家带来了负面影响以及为了复兴儒学。深受儒家影响的他，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教的实力继续扩大，所以才致力排斥佛教。韩愈排斥佛教的方法有两种，即口传和著书。虽然他曾在和张籍的书信往来中提及自己不愿以著书的方式排斥佛教，但是他还是写了许多排斥佛教的作品。尽管如此，韩愈未能成功打压当时的佛教实力，不过他的排佛行为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可。直到宋代儒学家开始在儒家的基础上吸取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韩愈所排斥的佛教便和儒家和道教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哲学的其中一门学派——宋学。

在元和十四年的排佛事件中，韩愈基于信奉佛教的君王没有好下场、恭迎佛骨影响国家经济，伤害百姓身体、佛教违反中国伦理关系的三大原因，而写了《论佛骨表》请求宪宗不要恭迎佛骨。韩愈之所以把这篇《论佛骨表》公诸于世，是因为对宪宗日渐骄纵感到失望、被磨掉的平淮西碑的情绪爆发、不平则鸣的个性使然。虽然宪宗对此大怒，想要杀了韩愈，所幸朝中上下为韩愈求情，韩愈才免于死，但却在前往潮州的路上痛失爱女。

在接受佛教方面，韩愈之所以和澄观、惠师、灵师等僧人们交往，是因为想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还俗、他们是有才能的僧人、当时盛行儒释交友、韩愈对事不对人。韩愈和大颠的交往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韩愈在《论佛骨表》排斥佛教，却又在被贬到潮州后与当地高僧有深厚的交情，且在《与孟尚书书》赞美大颠，因此佛教僧人对此大做文章，在不少佛经记载了韩愈向大颠学习佛理的事迹。韩愈是否曾作《与大颠师书》，更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可惜至今仍是解不开的谜团。尽管有不少学者对韩愈和僧人们的交往有所非议，但是韩愈早已明确表示自己与僧人们的交往并未改变他的排佛思想。韩

愈在晚年时期少有排斥佛教的作品，是因为穆宗和敬宗并不热衷于佛教，佛教并未对当时的社会带来太大的危害，并未因为韩愈和僧人们的交往而改变了他在晚年时期的排佛思想。

在佛教寺庙方面，由于唐代盛行游览寺庙，所以韩愈也常常游览寺庙。韩愈游览寺庙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由景生情和直抒胸臆。此外，韩愈在游览寺庙之时，不仅欣赏寺庙周围的风景，也欣赏寺庙的壁画。通过对寺庙壁画的观察，让韩愈从中产生了启发，形成了韩愈诡怪恢谲的艺术风格。

经过上文的讨论后，可见韩愈对佛教并不只有排斥的态度，同时也有接受的态度。若以两者进行对比，可见韩愈在佛教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他是排斥佛教的。相反，在佛教不对国家造成负面影响的时候，韩愈是接受佛教的。由此可见，韩愈对佛教是持有理性的思考，并非一般人们所想象的是一个排佛的极端分子。故未来学者若想研究韩愈，不妨对韩愈对佛教的接受态度进行研究，而非局限于研究韩愈对佛教的排斥态度，以拓展学术界对韩愈对佛教态度的认识。另外，韩愈排斥和接受佛教的作品，是有矛盾之处的。他在某些作品中表示自己接受与僧人的交往，却又表现自己排斥佛教的态度；在某些作品中表示自己排斥佛教，却又接受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因此，未来学者可对韩愈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佛教态度的矛盾之处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以对此有更深入的认识。

引用书目

专书

1. 卞孝萱、阎琦、张清华，《韩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3. 陈克明，《韩愈述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 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 陈引驰，《佛教文学》，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6. 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7. 陈允吉，《佛经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8. 成复旺，《韩愈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
9. 邓潭州，《韩愈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10. 范文澜，《唐代佛教》，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11.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 方介，《韩柳新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9。
13. 高海夫，《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14. 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6. 洪流，《韩愈》，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17. 何沛雄，《韩文撷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

18. 康震，《康震讲韩愈》，北京，中华书局，2018。
19. 刘林魁，《三教论衡与唐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0. 罗克典，《论韩愈》，台北：国家出版社，1971。
21.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22. 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3. 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4.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5. 孙昌武，《韩愈散文艺术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
26.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
27. 王德保，《韩愈研究第八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8. 吴振华，《韩愈诗歌艺术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9. 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1. 余大山，《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3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3. 张清华，《韩学研究》，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4. 张清华，陈飞主编，《韩愈与中原文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35.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广东省汕头市文化局，《韩愈研究第二辑》，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6.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37.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专书（古籍）

1. 【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2017。
2. 【唐】韩愈撰，【宋】魏仲举集注，郝润华、王东峰整理，《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
3. 【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唐】韦应物撰，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唐】张籍撰，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6.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7.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8.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9. 【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
10.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宋】朱熹，《昌黎先生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3. 【清】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外一种》，上海：中华书局，1962。

译著

1. 陈弱水著，郭英剑，徐承向译，《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2010。
2. 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期刊论文

1. 陈寅恪，〈论韩愈〉，《历史研究》，1954 年第 2 期，页 105-114。
2. 冯念华、邵宗艳，〈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页 5-9。
3. 隗芾，〈韩愈攘斥佛教的动机与效果〉，《汕头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2 期，页 75-80。
4. 刘国盈，〈韩愈与僧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页 94-104。
5. 严纪华，〈论唐代慈恩寺塔题名〉，《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2020 年第 10 期，页 1-21。
6. 朱怡雯、柏红秀，〈佛寺、权利与文学：论唐代慈恩寺诗的生成及诗史价值〉，《中州学刊》2020 年第 11 期，页 130-136。

学位论文

1. 崔文静, 《韩愈的反佛主张及其影响》, 重庆: 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2. 崔胜强, 《韩愈与佛教关系研究 ——韩愈反佛的原因、结果及其影响》, 陕西: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3. 梁倩筠, 《论韩愈的佛教观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广州: 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2。
4. 潘昱州, 《韩愈反佛思想溯源 ——“惠民”的“有为之道”》,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5. 王昌昊, 《韩愈辟佛的两种路径》,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附录一

韩愈本可选择较近路线：

潮州 → 虔州 → 吉州 → 袁州 （一千零五十多公里）

但是韩愈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潮州 → 广州 → 韶州 → 袁州 （一千六百公里）

（韩愈去袁州路线）

附录二

序	僧人	诗文
1.	惠师	《送惠师》
2.	灵师	《送灵师》
3.	令纵	《送浮屠令纵西游序》
4.	澹师	《嘲鼾睡》
5.	澄观	《送僧澄观》
6.	诚盈	《别盈上人》
7.	贾岛	《送无本师归范阳》
8.	颖师	《听颖师弹琴》
9.	文畅	《送浮屠文畅师序》
10.	广宣	《广宣上人频见过》
11.	文约	《和归工部送僧约》
12.	秀禅师	《题秀禅师》
13.	译经僧	《赠译经僧》
14.	大颠	《与大颠师书》

（韩愈与僧人交往的列表）

附录三

序	僧人	方法	具体表现
1.	澄观	明示性的说服	我欲收敛加冠巾。
2.	灵师	明示性的说服	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
3.	贾岛	明示性的说服	欲以金帛酬。
4.	文畅	暗示性的说服	宜当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5.	译经僧	暗示性的说服	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6.	文约	暗示性的说服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学因循到白头。

（韩愈希望说服僧人还俗）

附录四

序	僧人	才能描述	所表现的禅宗行为
1.	灵师	简述灵师身怀多技，写文章、下棋、赋诗、唱歌都难不倒他。	能缀文、好围棋、赌好博、好斗诗、好饮酒、好唱歌。
2.	令纵	讲述令纵好写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典丽，并且勇于批评别人的文章。	善为文
3.	澄观	简述澄观擅长吟诗。	好吟诗
4.	贾岛	称赞贾岛在写作方面的胆大，讲述贾岛的写作艺术。	善为文
5.	颖师	从弹琴节奏的快慢写起，后描述韩愈被琴声感染，最后赞叹颖师的琴艺高超，让他感受到强烈的情绪波动。	善弹琴
6.	惠师	-	好山水
7.	澹师	-	好睡觉
8.	诚盈	-	好山水

（韩愈所交往的僧人多属有才能的禅宗僧人）